

迎春花

□王静

“年初吓煞，年底冻煞……”想不到庚子年的微信，有不少朋友以此语告别2020。

冻煞，儿时听奶奶常说。她说的冬冷，多以冻煞开头。只是这个冬天的冻煞，遭遇了数十年不遇的严寒，恰似“缸结连底冻，屋檐岩凌糖（音琴糖，意冰柱）”——儿时所经历的那种严寒。

按节气的冬至起九，实是一九与二九间，压根不到“冻开捣臼”的三九或四九，可是气温已从冷、寒、冻步步逼紧，连最高温度都降至冰点，更别说深夜的气温了。白天，即使是红猛日头，接触的仍是冷光源似的，照样寒势。西北风像吹响了哨子，横扫袭来。这样的风，于人于动物于植物不是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”那般的温柔，而是荡然无存的摧残。

幸亏早报了寒潮的黄色预警，我在阳台南东边的角落搭了个暖棚。暖棚外罩塑料薄膜，白天犹如阳光房，黑夜再覆盖一条棉被，适合茉莉、三角梅盆花的御寒防冻。

庚子年的第一轮寒潮到来，棚内的茉莉叶绿如春，三角梅红花如夏。露天的杜鹃，叶尖转色，花容依旧，有的花蕊钻出萼片，绽开鲜艳的笑脸；菊盆像被风寒染成了五彩池，斑斓的菊叶间还有几朵晚开的小黄菊；花朵悬枝头，花瓣落盆口，茶梅开得像冬天里的一盆火；倒是兀立矮墙的那盆迎春花抖落一树的叶子，孤留一些嫩芽，嫩芽微小，或浅或深，浅的似针尖，深的如米粒——美哉，冬日的色彩。

仿佛还沉醉于“冬的色彩”，西北的寒潮在我回味朋友圈的赞美中剧骤南下。被寒风再虐的杜鹃，叶子枯了，花朵瘪了。枯叶随风而落，又被卷入阳台的壁角；不肯离枝的杜鹃花像干瘪的老妪耷拉着脑袋。被风扫过的月月红，绽放的早谢，来不及绽放的则枯萎，凋谢的花苞像烘干的玫瑰花茶吊在枝头，难道在等待一壶水将它们泡开吗？我拿起剪刀，又放下，轻揉这些干花，为它们未能绚丽绽放而惜而悲。生命力极盛的代代花，像煮烂的青菜堆在花盆中间，盆口粘连着或长或短的枯叶，叶色近咸菜，样如凌乱裤带绳。最惨的是丁香，寒风刮掉一树的绿叶，吹落鲜嫩的白花，有的落盆，有的落在荷花缸。飘落荷花缸的白花与水凝结一体，晶莹的冰，洁白的花，令我想唱《鲁冰花》。奶奶曾说，冬天的风像贼一样。不曾意料，寒风真像贼似的，偷走了阳台的色彩。

北窗的水汽凝结了大大小小的冰花，南阳台的盆缸也难抗严寒，滴水成冰，景象自然是更加的萧瑟。而此时的迎春花，那些枝丫间的小绿点像被风膨胀似的，星星点点，凸出枝杆，大粒的青吐紫，小粒的浅变青，无论大粒或小粒，渐现花苞的雏形。“依旧春寒苦憔悴，向风却是最先迎。”迎春花终于扛过严寒，绽放出第一枚喇叭似的花朵，渐渐地，风像集结号似吹开一树的小喇叭。

这盆迎春花，是被误认为梅花而落户阳台的。十多年前的一个秋日，去花鸟市场买梅花，看到这盆梅桩似的迎春花，欣喜，掏钱，买下。捧它回家，与栽植于河畔抑或林荫树丛的迎春花擦肩而过。坦白地说，我不那么待见迎春花。阳台的花，大多三年换回盆，年年添新土，而迎春花既不添土也不换盆，至少有十年了。施肥浇水，不是忘记就是过量；每每只见它花开，从不欣赏它的芳华。若不是严寒，若不是风偷走了阳台的色彩，这次可能又被忽略，更别说摄它的情影去发朋友圈了。

迎春花，别名金腰带、金梅。喜光，稍耐庇荫，喜温暖润湿，也耐寒，耐空气干燥。从百度查得它的习性，再看严寒中一树的黄花，不免发问，是曾经的不待见让它长得更欢了吗？



又一个春天叩响了窗子

□米丽宏

在正月，每一个晴朗的清晨，院子里的山楂树，总用最高的枝丫，挑了一轮红日头，给我们照暖。那破折号一样的横枝，不动声色，意思好像是说，春天即使来了，也会在它这里停一下。

旧年的冬寒，一点点消融成了记忆。

刚过去的这个冬天，有那么一段，温度跌到了零下十几摄氏度。阳光倒是浓烈。它橘黄，透明，有力道，可就是暖不透小寒、大寒的冰冷心。北风太厉害了，但我们已经消失了当初的畏惧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就会重新拥有室外的大天大地。

终于，庚子年在除夕之夜归零，新时光从正月启程。

我明显感觉出，正月的时空，一天比一天畅阔了，明亮了，欢快了，尤其变得温暖了。朝晖，夕光，都鲜艳沉稳起来，从从容容铺展大地。我在室内读书，恍然间，西墙一灿，东墙一灿，让我惊喜地领略了春光变浓的过程，也让我感觉人世在悄悄延长似的。

于是，便生起了一种光阴的富足感。那种站在时间旷野上茫然四顾的短暂犹豫之后，再去展望徐徐舒卷的春夏秋冬，刹那令人生出重新成长的豪情。是啊，这个节点，正是光阴以周而复始的神奇力量，作用于我们的新一轮撞击。我们再一次获得了认真打量自己、重新雕刻自己的机会。

我总认为，立春节令只是纸面上的春天；真正意义上的春，是跟随“春节”而来的。所以，在正月，在红灯春联里，春天才正点启程。她从远处的四野，从近处的街道，云雾般漫起，向我们弥漫而来。

往昔的正月，初初上班，常有落雪的时候。雪在窗外，轻柔响着，簌簌簌，使膨胀、热闹的新年，慢慢松弛、安静下来。雪地里，一行行脚印都是新生的、欣喜的。雪使嫩生生的光阴，有

了一种珍贵的意味，仿佛那是新年最初的蓝图。

更多时候，办公室里充满浓浓的阳光。是的，阳光越来越浓了，简直像温暖的蛋黄，将安宁吉祥的新春含蕴其间，颤颤巍巍，漾漾晃晃。光又如金帛，轻轻裹住室内静物。花瓶，鱼缸，一小块墙壁，一橱书……微微的尘飞扬在空气里。无比静谧，无比梦幻，甚至生出一种慵倦的氛围。

案上的书本报纸，被墙壁反射的阳光染黄，沉默着，仿佛时间逝水中一叶扁舟；书橱，像默立着的神秘岛屿；茶杯里袅袅而出的茶烟，像逸出洞穴的仙气。

旧年的奔波、打拼、夜夜伏案、天天早起；一年两至、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人造成的思想上的惶惑和冲击……而这个时刻，我终于落在蛋黄色的安宁之中。那一刻，我像一个坐在春天里的人，旁观着另一个我在旧年的拼搏和奋进，心疼，也安慰。

我仍会以努力的姿势奋进啊，我拿起笔，在本子上，制定新年的工作计划、个人写作的蓝图。我知道，老话扣得准：一年之计在于春。

新的一年，循着自己制定的方向前行，还会陷于碌碌之中忘记自我吧？但有了这“一年之计”，便有了初心和理想，有了校理自己航程的准星，也便不会潦草行走，浑然不辨方向，不会忘记天地宇宙、万物星辰。

窗外，春天兴起了。

前路仍会有阴冷，有冰雪，你知道，春天来了也会有料峭寒风，这是避免不了的。但你也知道，阳光终会照耀一切：照绿每一棵树，照红每一枝花，照亮每一河水，照白每一朵云。那么，就让我们学学那些风中慢慢变绿的树吧：有阳光的时候，晒着阳光；没阳光的时候，想着阳光，不悲，不喜，不怨，不嗔，留一颗初心，温柔生活。足矣足矣。